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四四冊目次

淵鑑齋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一）　（清）李光地等輯　清康熙五十三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一）

（清）李光地等輯

清康熙五十三年內府刻本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南宋諸儒、好作語錄。卷帙之富、尤無過於朱子。咸淳中、黎靖德刪除重複、編爲一集、尙得一百四十卷。又南宋文集之富、無過周必大楊萬里陸游、而晦菴大全集卷帙亦與相埒。其記載雜出衆手、編次亦不在一時。故或以私意潤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說託名、全然無據。卽確乎得自師說者、其中早年晚歲、持論各殊、先後異同、亦多相矛盾。儒者務博篤信朱子之名、遂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往往執其一語、奉若六經、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朱子者所淆。考朱子語錄、稱孔門弟子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惜其擇之不精也。然則讀朱子之書者、不問其眞贗是非、隨聲附和、又豈朱子之意乎哉。

聖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學、而

睿鑒高深、獨洞燭語錄文集之得失。乃

特詔大學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蕪、存其精粹。以類排比、分爲十有九門。金受鍊而質純、玉經琢而瑕去。讀朱子之書者、奉此一編爲指南、庶幾可不惑於多岐矣。

御製朱子全書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莫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謬絕長補短之計耳若觀文

辭之雄摛藻之麗古人已有定論予何敢言但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詞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乎王道之純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麗為事到勇武備為用自康熙

三十五年天山告警
朕親擐甲冑統數萬
子弟深入不毛沙磧
乏水瀚海指揮如意
破敵無存未十旬而
凱旋可謂勝矣後有
所悟而自問兵可窮
乎武可黷乎秦皇漢
武英君也因必欲勝
而無令聞或至不保

者豈非好大喜功與
亂同道之故耶所以
宵旰孜孜思遠者豈
不柔近者豈不懷非
先王之法不可用非
先王之道不可為反
之身心求之經史手
不釋卷數十年來方
得宋儒之實據雖漢
之董子唐之韓子亦

得天人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邵子而玩弄河洛之理性命之微衍先天後天之數定先甲後甲之考

雖書不盡傳理亦顯然矣周子開無極而太極通書之類其所授受有自來矣如星辰繫乎天而各有其

位不能淪也光風霽月之量又不知其何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前儒已

誦之矣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貫通之為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此問中庸名篇之義則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之名未發已發之中本之於時中之中皆先賢所不能及也論語孟則逐篇討論皆內聖外王之心傳於此道人心之所關匯細以五經則因經取義理正言順和平寬弘非後世借此而輕議者同日

而語也至於忠君愛
國之誠動靜語默之
敬文章言談之中全
是天地之正氣宇宙
之大道朕讀其書察
其理非此不能知天
人相與之奧非此不
能治萬邦於衽席非
此不能仁心仁政施
於天下非此不能外

內為一家讀書五十
載只認得朱子一生
所作何事故不揣粗
鄙無文而集各書中
凡關朱子之一句一
字命大學士熊賜履
李光地素日留心於
理學者彙而成書名
之朱子全書以備乙
夜勤學庶幾寡過雖

未能亦自勉若親之
責者朕又所思者朱
子之道五百年未有
辯論是非凡有血氣
莫不遵崇朕一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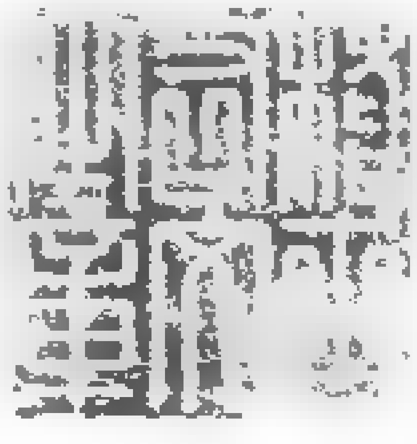
學者為治天下非書
生坐觀立論之易今
集朱子之書恐後世
以借朱子之書自為
名者所以朕敬述而

不作未敢自有議論
往往見元明至於我
朝註作講解總不出
朱子而各出己見每
有駁雜互為有玷宋

儒之本意況天下至
大兆民至眾輿圖甚
遠開地太廣諸國外
番風俗不同好尚各
異防此失彼之患不

可不思若以智謀而得人心如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以中正仁義老成寛信似乎近之凡讀是書者諒吾志不在虛詞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己求之天道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末吾之寧未知何如也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夏六月敬書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
地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
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德備文明象應五星
之聚非為一時而出樂有

後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蓋
繼天出治職兼總乎君師而
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遙源斯在二
千年之丕緒聿新臣光地等竊惟危微心法肇
自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間言天言性者
則有禹皋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傅說丹
書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
餘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默契道體親
授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文賴

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堙鬱於江沱惟
其書流行於海內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
全編則剞劂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
其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文經
乙夜校讐之久如
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義爻
身符夏度

功巍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勑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為諸儒之醇粹不難以
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為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
東至於海崇其體秩方自廡以升堂普其遺編
乃
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稟
聖心之裁成提要刊繁逐一經
御筆之刪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其詳轉注諧聲靡

求必當沍寒蒸暑未嘗輟誦於
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聞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
模盡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學以開端漸及四
書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統王功文
約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得其肯綮
之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爲之序歷遜六百年
來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略輕重之中誠未有如
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豪聖聖相承如合

符節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啓發靡遺脩身
覺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
頒諸字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梯布在學官凡來者
得窮經之指要敬思若風行而雨化徯志自谷
應而鐘鳴臣　光地等章句習深經籍道邈生逢
堯舜尚慚比戶之民少學眘鄒誰是及門之士纂言
不如韓愈惟荷
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遜更生幸藉

指撝而識字身遊
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冊之端榮以爲愧臣
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光祿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　李光地等謹上表

御纂朱子全書承脩校對監造諸臣職名

承脩

原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熊賜履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吳涵

御前校對

二等侍衛臣法通

翰林院編脩臣何國宗

翰林院編脩臣魏廷珍

翰林院庶吉士臣吳孝登

舉人臣王蘭生

舉人臣梅瑴成

武英殿校對

翰林院編脩臣徐用錫

翰林院編脩臣張起麟

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臣成文

監造

武英殿總監造兼管翻書房臣和素

武英殿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武英殿總監造臣李國屏

御纂朱子全書凡例

一近代名儒惟朱子之學最醇。其所著作亦最備。今四書集注。及易本義詩傳既以頒行學校。著為令甲。此外如太極圖通書解。西銘解。四書或問。易學啟蒙。小學。家禮。儀禮經傳通解。諸書皆所以發明性道。補益經術。然亦自為成書。流傳於世舊矣。惟語類一編。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訛誤冗複。雜而未理。文集一部。則是其平生

議論問答。應酬雜著。以至奏牘公移皆具焉。精粗雜載。細大兼收。令覽者苦其煩多。迷於指趣。學人病焉。今合此二書。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類相次。裒為全書。以便學者。蓋文雖不悉錄。而微言大義。庶幾具是矣。故曰全書也。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諸書篇目。往往以太極陰陽理氣鬼神諸類為弁首。頗失下學上達之序。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聖學之序也。觀朱子四書集注。先大學。次論孟。然後終以中庸。則其用意可見。朕覽其論小學蒙養之方。大學進修之法。精切詳明。有裨學者。以為必先知此。然後可以讀四書羣經。而與聞乎神妙精微之奧矣。故今篇目首以論學。次四書。次六經。而性命道德天地陰陽鬼神之說繼焉。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篇目。其部分次第。亦多未當者。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曆法。不應以曆法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即氣

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雷電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主敬主靜。即存養也。不應別於存養。道統列周程張朱。似已。而程門末派。其人頗雜而不分。治道諸目。不以九官六典為之次第前後。其事頗亂而無序。若此之類。皆關係義理。不可不正。又如朱子語類大抵皆訓門人者也。另立訓門人一門。檢其議論。多與論學諸篇重複。皆編輯者之疵也。今亦重於變舊。但稍加釐正。次其先後。有區分太多而本末輕重

反不明者。則列總目於上。而以細目書其行下以統之。訓門人篇但存其提撕警省最親切者。且略見當日問學姓字而已。繁複之處。皆從刪削。

一朱子平生繼往開來。盡在闡發經書義蘊。及紹明周程張邵之學。窮研表章。使後人知其統緒之眞。而識其津塗之正。此其功之大者。至於志狀碑誄。則或出於應求徇請之篇。奏劄文移。亦或因於一時一節之事。雖忠厚正直之風。無在

不可想見。而此之譚經論學。精確則不侔矣。故今所存錄。詳於此而略於彼。

一朱子論歷代人物處。異代甚略。而宋家太詳。其間多有節取雜紀。不足爲輕重者。兼收並載。有妨書體。今據其當代知名者裁擇。使前後相稱。

一前代刻板訛誤。絕少善本。今彙合諸本校對。從其義之長者。亦有諸本齊誤。無從考正。而尋其文意。可確知爲某字之訛。如琴律一篇。纔數頁耳。而錯誤近百字。然依律呂之法。皆可以推算而得之。如此之類。皆改正其可知者。而闕其疑。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目錄

卷一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卷六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卷七
大學一
總論　聖經
卷八
大學二
傳十章
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卷十
論語一
總論　學而第一
卷十一
論語二

爲政第二
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卷十五
論語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卷二十
孟子一
總論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
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　告子

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
卷二十四
中庸一
總論 第一章
卷二十五
中庸二
第二章至末章
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卷二十八
易三
乾至履

卷二十九
易四
泰至離
卷三十
易五
咸至未濟
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說卦 序卦 雜卦
卷三十三
書一
綱領 虞書 夏書
卷三十四
書二
商書 周書

卷三十五
詩
綱領　三百篇
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經傳附
卷三十七
禮一
儀禮　周禮　小戴禮　大戴禮

卷三十八
禮二
論考禮綱領　冠　昏　喪
卷三十九
禮三
祭
卷四十
禮四
雜儀

卷四十一
樂
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　理　德
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陰陽　五行　時令

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天度曆法附　地理潮汐附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卷五十一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　論祭祀祖考神祇
雜論祭祀鬼神
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周子
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張子　邵子
卷五十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　羅氏門人

胡氏門人
卷五十五
道統四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著書
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

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子華子附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呂伯恭 陳君舉 陳同父

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卷六十一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唐 五代

卷六十二

歷代二

宋

卷六十三

治道一

總論 王伯 封建 論官 用人

卷六十四

治道二

財賦 賑恤 學校貢舉 論兵 論刑

諫諍 禎異

卷六十五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小學醫學附

卷六十六

賦 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絕句

詩餘 贊 箴 銘

御纂朱子全書卷一

古[illegible]事。如禮樂射御書數。
古[illegible]大大學。然後教之以
[illegible]信孝弟者。
古[illegible]端發見了。然而大學
[illegible]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

古者小學已自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

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汩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

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塡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淸規樣做。亦自好。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敎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

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

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以上十八條語類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

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

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與魏應仲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答林擇之

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畫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

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答呂子約

問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曰。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答易僩。以上文集四條

總論爲學之方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

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滚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

極天下之聰曰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忠

某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豪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返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人自睚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達也。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

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爲學之道。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爲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爲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爲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

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

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濟得甚事。

且如項羽救趙。旣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活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爲道不了。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學者識得箇脈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靑半黃。非惟無益。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煅。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旣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

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爲學極要求把箇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絶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豪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閒有事。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寛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開闊中又著細密。寛緩中又著謹嚴。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强健。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蕪茸。有人外面恁地寛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

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

問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

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

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蓋到說時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爲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

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

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

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大根本流爲小根本。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

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
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豪不可放過。理明學至。
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
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
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
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
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
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
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

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
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
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
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
事滚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
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
不至耳。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
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
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
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已。
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
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
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
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
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
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如
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爲律

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
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
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爲得。天台教專理會
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
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
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
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爲邦。看他陋巷簞瓢如
此。又却問爲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
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

入頭少閒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閒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發之於始。又自

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愿。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如見陳廝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九十條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汎汎。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答陳超宗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滄洲精舍又諭學者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答鄭仲禮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

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答吳玭

日用之閒。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答范伯崇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即今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答陳廉夫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答呂子約

示諭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工夫互相發耳。答何叔京

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答林擇之

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

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閒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答廖子晦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閒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

正謂此也答項平父

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

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答孫仁甫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顚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答胡季隨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敎。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閒。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

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閒。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敎。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

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諳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答林退思

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閒。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

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

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答林伯和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

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答李伯諫

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

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答孫季和

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毋欲速。又無嗇疑。先後疾徐。適

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丁仲澄）

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閒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答江隱君）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答潘叔昌）

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程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閒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答陳師德）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答林德久）

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閒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孫敬甫）

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閒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答孫敬甫）

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閒一

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豪智力於其閒則是心也其庶幾乎（答或人）

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答孫敬甫）

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閒斷之有哉（答何叔京）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設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

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爲主乃分明耳（答何叔京）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答程允夫）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敎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

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旣不過於誇多鬭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

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

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答方耕道）

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眞有效驗爾

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眞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答方賓王）

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答沈有開）

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閒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答包詳道）

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

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旣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

嚴整以求自已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答呂子約

所謂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閒。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

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偎偪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偎偪亦已大矣。某竊以爲日用之閒。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眞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答江元適

視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

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答林正夫

鄕道之勤。衞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鄕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

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答汪叔耕○以上文集三十八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以下論存養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

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昻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閒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是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

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閒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

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
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
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
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
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
處了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
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

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
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
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
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
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道理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
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

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
便濁了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
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
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
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
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
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

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
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
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
箇界限節制揍著那天然恰好處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
而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
專靜之功始得
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

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様病。何止於三。然亦别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寛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自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

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卻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主。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

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如此。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

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卻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

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

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閒耳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才高須著實用功少閒許多才都爲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功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爲害愈大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

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主一無適之義。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以上語類五十五條

問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開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曰。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答呂子約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曰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膚仲

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答胡季隨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答項平父

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答方賓王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程子言

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答或人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答或人

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胡子知言疑義

問孝逆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粗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

功效也（答李孝述）

問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

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是但說太多了（答李孝述）

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答彭子壽）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

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十二條）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以下論持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

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

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汎汎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

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

敬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是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

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

如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挺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字。前輩都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

一月之效。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著力處
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
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
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
可以爲學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
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
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
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
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
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
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
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
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豚臼播糠上下四方易位
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
立明通道理曰然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
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
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

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
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
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
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
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
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
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
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到有甚底事分自家

志慮只是觀山翫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敎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卻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閒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撕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爲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纊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纊。非謂

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爲莫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以上語類三十二條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

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答胡廣仲

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答程允夫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工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某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閒。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閒。固非謂但制

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詳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答何叔京

示諭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

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何叔京

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 上蔡說便有此病了 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答林擇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

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答廖子晦

來諭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答潘叔度

所論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答潘叔度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

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繫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旣有繫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繫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答呂子約

問程子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曰。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繫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爲虛其內也。答林子玉

承論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工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

思辨之閒。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答程正思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答周舜弼

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答董叔重

胡季隨問學者問某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旣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某答曰。頃年劉仲本亦嘗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旣到。病勢旣退。則旁證亦除矣。曰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喩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病矣。答胡季隨

所說持敬工夫。恐亦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答李守約

問敬齋箴云。須臾有閒。豪釐有差。曰。須臾之閒。以時言。豪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答李守約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顚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答符舜功

問某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答熊夢兆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答鄭子上

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

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答李次張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答徐居甫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察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形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程子養觀說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借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

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答何叔京）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答張敬夫）

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

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答楊子直）

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

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答方耕道○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以下論靜）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爲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臨事時。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

靜便定。熟便透。

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

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旣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今隨事悤悤。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 動靜相涵。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已死。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

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旣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

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

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

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

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

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

靜慮方始見得。答呂子約

善守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答徐彥章

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

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閒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答張元德）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答吳伯豐）

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

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答潘謙之）

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寘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夫）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

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何叔京）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答梁文叔）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

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

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
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
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
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
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
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
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
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

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心也。仁則心
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
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
矣。某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
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
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
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
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
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

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
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
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
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
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
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
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
喻。某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
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

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
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
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
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
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
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
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
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
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

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 中疑當作正 為重。以義配仁。則仁 仁疑當作義 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

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張欽夫○以上文集九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麽用。以下論省察

問自來見得此理。眞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

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閉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惟思爲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旣見。自然欲不能行。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推。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

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以上語類十六條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失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答余正叔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

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答余正叔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答寶文卿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

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答董叔重）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答任伯起）

誠敬寡欲。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答任伯起）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答廖子晦）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答度周卿）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答傅誠子）

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答胡季隨）

問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曰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答胡季隨。○以上文集十一條）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以下論知行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

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

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閒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王德脩相見。先生問德脩。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脩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脩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脩曰。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

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卽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豪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卻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眞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眞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爲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

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卻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雖有不害事。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亦必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旣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著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又有要去切己做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已設。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旣定。却揀一箇是處行

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

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才卿問應事接物别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已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只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

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别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

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藁讀之則凡某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

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

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敎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

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

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

自無二致。非如來敎。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閒。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敎。幸深察而詳諭之。答吳晦叔

聖人敎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

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答顔子堅

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閑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答王子充

問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汎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答潘子善

所論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脩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閒。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閒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翫。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牽多違異。今始論其大槩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豪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

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故復陳之。答江元適

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復齋記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卻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托。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答或人

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

不志於學。則汎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某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攷者然也。答汪太初

所諭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

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眞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答呂伯恭

爲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與陳丞相別紙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

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答盧提翰。以上文集十一條

爲學先要知得分曉。以下論致知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已。也猛撞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說到脩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脩身。氣質純底。將來只便成一箇無見識底獃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遏不下。便都顚了。如劉淳叟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脩。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

有進。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提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瞭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

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會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

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閒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

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爲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做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産。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閒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

便不得。元不會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

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

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著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常常如此。少閒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又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辭達而已矣。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向自家體分上求。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

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知。只有箇眞與不眞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悞。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眞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眞知之也。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卽事卽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

通。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見得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

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這箇物事。密分豪間便相爭。如不會下工夫。一時去旋揣摸他。只是疎闊。眞箇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摸得是。亦何補。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

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爲眞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爲眞知。以上語類二十條

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答曾光祖

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之。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

盡矣擧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閒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鹵莽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答姜叔權）

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

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閒終不免爲自欺也（答汪易直）

問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曰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答或人）

示諭日用之閒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爲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答吳深父）

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

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答楊子順）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林德久）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答王近思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答或人

問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其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十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以下論力行

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是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彊得。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以上語類七條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與吳茂實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

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答姚揆○以上文集二條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已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

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以下論克已改過
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會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

問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以上語類十一條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答陳明仲

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爲氣稟物欲所累也曰是答余國秀

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閒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閒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答孫吉甫

所論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暝眩厥疾不瘳者也答孫季和

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
答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
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
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答杜仁仲）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
命亦爲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媿便是病根不若
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爲媿而深求可愧之實
不必更爲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
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

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
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答蔡季通）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
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
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恥悔過之言非不
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
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
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蔡季通）

所諭義利之閒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
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
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答符復仲）
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
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
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
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
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
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

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
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
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
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
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
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
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
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歟（克齋記○以上文集九條）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

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以下論立心處事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

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

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閒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

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閒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會上書自辯。又不會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輕重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

●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爲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有做得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會去學得這般學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

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況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豪畦町。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淸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巳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便弑父與君也敢。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爲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

道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行夫問爲已者無所爲而然曰有所爲者是爲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已所當爲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爲之而無爲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爲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眞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爲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敎自家做方勉强做此便不是爲人也以上語類四十八條

問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已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已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答程允夫

某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已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曰旣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答余國秀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與田侍郎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更定數語非是

欲苟全正論蓋只此毫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

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與劉共父）

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根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答陳膚仲）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涙自苦哉（答王

子合）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答陳安卿）

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答陳安卿）

問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値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䩄顏之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

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翫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翫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翫之未深矣（答余國秀）

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答王近思）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

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答趙昌甫

聞季通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答林正卿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答蔡季通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也。答吳伯起

所諭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廝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

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

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答廖子晦

問貧者祭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

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十六條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豪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

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麽。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是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問飲食之閒。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問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道是天敎我如此。饑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敎我饑則食渴則飲。何曾敎我窮口腹之欲。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道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閒。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閒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卻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胷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爲己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爲韓報仇。這是有所爲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爲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爲別人。不是要人知。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

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

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以上語類十七條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某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呂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某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

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胡子知言疑義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

為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答何叔京

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

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答劉季章

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覆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答時子雲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諸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與延平李先生書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

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答呂一道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與田侍郎

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

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悮用其心矣與楊子直 ○以上文集九條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旣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旣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以下論出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

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

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論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蹇坤順也

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

俟到手然後爲。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爲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旣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餙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以上語類七條

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兗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答陳同甫

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答陳同甫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答廖子晦

某之意。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答詹元善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

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答方若水

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采也。答趙致道○以上文集六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

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以下論教人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

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他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

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某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呌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

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以上語類十六條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爲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

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

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某所企而深望也。同安縣諭學者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

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

求也。幸願留意毋忽。諭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脩講問之

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飮食起居之閒。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諭諸職事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補試榜諭

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與田侍郎

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漳州龍巖縣學記

知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蘗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敎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

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尙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答歐陽希遜

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畧知脩已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答孫季和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敎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答滕德粹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敎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脩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

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答曹立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

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白鹿洞書院揭示

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強求知也。答范伯崇

自昔聖賢敎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

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答林謙之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

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翫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答林擇之

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某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

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眞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顔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答呂伯恭）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須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答呂子約）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

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答高應朝）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

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蠹也、不亦宜乎。答孫仁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汎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強草略處、

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某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術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答張敬夫

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爲不屑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爲

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曰中人以下、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答張敬夫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衒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于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答劉公度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

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飮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

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

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

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與長子受之○以上文集二十四條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以下論人倫師友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會

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與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爲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

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范氏言宋褒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

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夫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

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以上語類十三條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工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願深察此意。而講於所

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答郭希呂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

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罹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

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擬上封事)

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與陳師中書)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曰。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讀余隱之尊孟辯)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答熊夢兆)

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已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答陳安卿)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答胡伯逢

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

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跋黃仲本朋友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

以不自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論語課會說。以上文集九條

[印]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原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以下讀書法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

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

[印]

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喫。只如此而已。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人言讀書當從容翫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

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閒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

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牵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

人之意也。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旣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然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杌隉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

無方法。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翫味。●

道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翫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

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功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晩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翫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

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飮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
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

得也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

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率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然而無精神。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鑽人相似挨來挨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府府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傳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

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看義理須是胷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翫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要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

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都在平易處。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然非是緊要。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節。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擧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

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閒。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

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是禪。潙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

僧最麄疏。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工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眞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

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做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以上語類八十條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

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虚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

於乎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閒。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知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閒。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覲乎閎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答吳晦叔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

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閒。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

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之要

看書須是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閒。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工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答黃子耕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翫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數行。便為究竟也。答宋深之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答呂子約

所讀書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為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閒

見之知。此固當然。開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
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答呂子約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答呂子約

讀書。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况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

問耶。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工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答徐居厚

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翫味。不厭重復。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

處不得力矣。答黃子耕

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翫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答曾泰之

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答程正思

横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若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

思。譬畫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答王子合

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况載籍所傳。上稽羲農。下至於茲。其間聖賢

之行事。問學之源。與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閒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閒勃然而鬬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至樂齋記

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答陳師德

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翫而躬行之。翫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閒矣。答汪叔耕 ○以上文集十七條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閒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以下讀諸經法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嶢崎。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腳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翫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會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

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翫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

意亦須得八九。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翫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

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初學。因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

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著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

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其他書亦然。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致穿鑿。不

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

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己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秖是讀得麤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

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辭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答胡

一下

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望者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

復翫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答王欽之

論孟中庸儘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吳伯豐

承論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恐意所未驗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翫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答呂子約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答呂子約

春秋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

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況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卻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闕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答魏元履

所諭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非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汎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某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脩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答胡季隨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

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工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卻別商量亦是一事也答潘子善

聞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

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閒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答呂伯恭

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翫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答范文叔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繼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

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閒。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以上文集十二條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

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以下論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易讀。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

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捋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捋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

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者。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

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鬧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

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

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

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搕自有

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
差異了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
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
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
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

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
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
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
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
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
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
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
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

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
別處去某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

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
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
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
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
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
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

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
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
則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
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
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
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
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
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
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

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他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爲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某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復。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麽細密。又如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來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貞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爲是。一說爲非。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眞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先生於三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閒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閒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閒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問禮合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掊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

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閒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

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注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注解去曰他本只是禪 以上語類三十二條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

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

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翫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

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柯國材

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答吳伯豐

須先虛心熟讀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閒方爲盡善

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答沈晦叔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翫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托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答或人

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煩雜牽連之病。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答林之

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翫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答許順之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翫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答胡伯逢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答楊元範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畧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旋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答張欽夫孟子說疑義

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脩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註。更有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答張元德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

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答呂伯恭別紙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注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二事。以為經傳所記有側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此

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某所未曉。而李君
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
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
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胜說書
此。跋李少膺胜說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
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
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
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

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
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
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記解經。以上文集十三條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
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
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
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
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

以下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
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
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
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知得次第。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
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
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

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
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
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
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
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
不是。求其是。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
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閒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説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脱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大綱如何。

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

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説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會著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訖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劄記某年有某事之類準春秋經文書之温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以上語類十條

示諭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閒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答潘叔昌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説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捨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説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

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

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

答趙幾道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

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汎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豪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淸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烟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

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子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與時見於用者。無豪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通鑑室記。○以上文集二條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以下史學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槀。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尙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綬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霸無異道。夫王霸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孟子爲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讀者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却別做論說以斷之。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

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襄子云眞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又云溫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僞本。序亦僞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簒。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

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强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便是智。强毅便是勇。

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務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

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皓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丘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云。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會理會

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

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

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

入趙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

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得。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

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黃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

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袁機仲乃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跋通鑑紀事本末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耶。答呂子約

清源郡舊刻溫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曆。皆八十卷。曆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本指。傳授次第。以及宜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

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伋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讐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過客有以爲言者，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某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爲我記其後。某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既未及以聞於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於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

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啟廸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於今，乃有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烈。某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世運者爲如何，則公之所爲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當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矣。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答蔡季通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

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答廖子晦

近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聞老兄亦爲此工夫。不知規模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惟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答呂伯恭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答尤延之。以上文集七條

大學一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

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

明德如八窻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卽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

今人都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爲古人之學

乎。願爲今人之學乎。

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

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

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

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以上語類十條

右總論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麽物。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

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爲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黠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

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脩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爲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

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

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

蜚卿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豪不盡故曰至善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己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

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

邊去如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

不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 以上十六條語類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答何叔京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

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工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答黃直卿。○以上文集二條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問靜而后能安。曰安只是無臲卼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

問靜而后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定靜安三字。大畧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

知止而后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

云云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鈍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

問定卽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

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孝底道理慮是慮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强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

問知止而后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后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后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

問知與得如何分别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

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箇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答王子合）

問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矣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卽事見理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曰得

之（答李敬子）

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答黃子耕○以上文集三條）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麽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曾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爲人君止

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麽剛方正大。且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

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

致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

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

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爲人君便

當止於仁爲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爲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爲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

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

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子細如何却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爲者他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

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他自然發了方理會他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淬裏守著而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

且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

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問寶從周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

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爲與不合爲。先生頷之。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

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

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為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

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不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

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胷中無一豪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

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剡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黃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爲子知孝。爲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剗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

有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

問眞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

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爲。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

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爲無憑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

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豪私意在其中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致知無豪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眞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僞爲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閒說便爲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翦落以誠其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願處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尙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

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

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道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豪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如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功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

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晴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欲知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眞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豪釐閒不可不子細

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日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便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懥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

不可勝用矣。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止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卽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

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以上語類四十六條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閒。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閒。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旣未窮。知旣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

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某說推之。不必强立說。徒費力也。答江德功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理。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邪。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邪。曰。

極是。答李孝述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答江德功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郎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答江德功

經文末後兩句。來諭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審聽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答江德功○以上文集六條

右聖經

淵鑑齋

大學二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道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蘖芽蘖出來便有包皮裹着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 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一章

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道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

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爲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旣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爲止於至善也 以上語類四條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

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答江德功

問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答陳與叔 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二章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

或言大學以知止爲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

止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爲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問解瑟爲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

僩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

問僩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

問恂慄何以知爲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爲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爲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

親。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面烈文一節。又是咏歎此至善之意。以上語類十二條

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爲人上者。無此意思。卽上下乖睽。隔而無以相有矣。○答滕德章 文集

右傳三章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爲

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情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至。遂爲衰。子皐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四章

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

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某向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字。却約向裏面。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淨潔。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爲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以上語類五條

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

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答林擇之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某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

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豪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答江德功○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閒居爲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

是說致知曰上面關著致知格物下面關著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

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爲善又被一箇不欲爲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爲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爲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爲人而然蓋胷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愜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爲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止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

二者爲是眞底物事却著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僞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眞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按此條所舉是舊本）

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

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眞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

所謂自欺者。非爲此人本不欲爲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爲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

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僞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已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間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

來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爲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蔽篇。彼言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爲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爲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

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爲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何。所以爲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鶩。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的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豪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

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却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豪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豪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

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豪勉强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閒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頑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秖自欺而已這様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問誠意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

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爲。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况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爲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爲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爲惡而詐爲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爲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耶。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爲自欺。豈待如此狠當。至於陰在爲惡而陽爲善。而後謂之自欺耶。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爲賺連下文小人閒居爲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便無待於自欺。非勉强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毫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爲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

按此條刪諾皆係舊本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爲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爲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得他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

了。大槩以爲有纖豪不（善之雜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爲善有八分欲爲，有兩分不爲，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柰他何底。）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他。」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自無那箇物事。譬如果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之說，這裏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遏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公所說，只似箇樁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滾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

他，如何塞得住。」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去爲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兩人焉欲爲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有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按此條所舉亦是舊本，蓋舊本經屢改也。）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

之意容字却說得是蓋如其爲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爲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爲善他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得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眞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

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閒居爲不善處都說得貼了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眞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

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闊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

泰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常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他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欺慊兩事正相抵背此之謂自慊卽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卽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

待其作姦行詐。于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答孫敬甫

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答吳伯豐

論亦有眞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風藥而中毒者。幾至

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眞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邪。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眞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眞知也。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三條

右傳六章

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爲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所動。却未必爲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

問意旣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懥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問心體本正。發而爲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

誠意是眞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問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看心有所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

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忿懥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驀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箇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像。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問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懥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影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

更有當怒底事物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懥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

黃丈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

才昏，便不見了。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忿懥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以上語類十二條。

問：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用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敬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曰：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爲知所先後耳。答余國秀 文集

右傳七章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懥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爲之失。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

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才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

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爲。實爲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之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爲仁德之厚。又何以爲身不脩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却便恕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爲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爲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

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脩身乎。以上語類六條

敖惰頗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是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如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答潘恭叔

問嫌近於家間匪處一二事。便覺上下暌隔。情意寖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他。如何。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答李敬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八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

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

之偏處。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制敎敎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敎敎化云欲民之知仁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有道理不要玄妙。只是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以上

語類五條

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曰。成敎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答李敬子

○文集

右傳九章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

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絜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為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

老者。此皆是絜矩以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

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如在前而。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

要在毋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

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他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以上論類五條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答王子合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

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諭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答陳膚仲

問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

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為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幾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為恕。以此觀之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答周舜弼 ○以上文集三條

或問爭鬭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

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黃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

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
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
無不利矣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
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
之理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如用曲尺爲方者也
何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旣自有孝弟
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
其下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

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是
以者須是如此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
要與民同利之事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
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
義以方外也以上語類七條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
由利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
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
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

也答范叔應
問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
詳今攷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他似
未免乎略曰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
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答李敬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十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

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己復禮又是一段事。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為比。先生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

是才知得道是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

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爲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卓錄云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也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脩飭。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爲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柱地。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

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脩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

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己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脩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己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

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强爲哉

問南軒謂爲已者無所爲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爲而爲之非有所因而爲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爲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

問爲已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閒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以上語類十五條

或問云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端也某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眞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眞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者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

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怳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閒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汚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

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李孝述
問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曰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答李敬子
問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此章一滾說去否。曰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答李堯卿。以上文集三條

右聖經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問或問常目在之。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

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爲見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閒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

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以上語類五條）

右傳一章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

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語類）

右傳二章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寬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小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

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

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移移。文王亦是氣象也。以上語類四條

右傳三章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眞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靑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眞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爲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眞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

仕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

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僞。是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

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爲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誠。猶慮其未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

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

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為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著。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樸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徐錄作堅確。)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爲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爲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少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爲。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爲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

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

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卽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

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做驕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兩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藉以爲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爲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

又有人說掉過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說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卽所以

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

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

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方是儒者之學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爲主以物爲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他亦如何使他無得意只是如此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公）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呂與叔）窮理只是尋箇是處（上蔡）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峰）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爲本。窮理自是我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裏。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爲人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爲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爲案。經爲斷。他亦以爲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便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

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爲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

五峰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

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

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麽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

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以前事。而今却須恁地。

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絣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

正好用功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已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閗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處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問延平謂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卓錄但云伊川說得較快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爲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故若此事未窮遂爲

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以上語類四十四條

問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疑前面反覆論難專以程說為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

別立一家之意曰他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答陳安卿

示諭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

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以上語類二條

問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

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謹獨者。大不同。曰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〇答陳安卿 文集

右傳六章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僞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語類

右傳七章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己

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著不得。若說道偶然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以上語類二條

右傳九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

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閉亦閉。有後入者。閉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閉。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閉。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閉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

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寓 類

右傳十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論語一

總論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麽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卻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

是訓詁論語。須是翫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翫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卻不曾得。亦可見矣。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停停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

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或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案欵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案。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以上語類十一條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某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某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殽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詞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

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

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某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論語集訓序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乎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

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內緊切著實事。便從此反本還原。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答江隱君。○以上文集二條

學而第一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以上語類二條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

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答張敬夫。○文集

學而時習之章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乎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其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 以上語類五條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學之爲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旣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工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

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文集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爲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旣與他共知得道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旣信從者自遠而至其

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眞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己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

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

不見知果能不慍否。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幹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幹曰說

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疎。說自是在心。說便如喟歎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此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如何。曰也未說到命處。爲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以上語類九條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汎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故集註著箇大凡也。

問君子務本註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

爲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汎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見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爲人

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

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卻能視仁非愛他卻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

仁心之德是仁

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以上語類十一條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

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爽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閒界分脈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

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只當從伊川說。記謝上蔡論語疑義。文集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不是別更有仁。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

以上語類二條

容貌辭氣之閒。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閒。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

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巧言令色說

巧言令色敬夫云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閒乃所以體當在已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爲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閒尤見得義理分明爾。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豪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已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問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

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外義便錯了

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林子武問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字本是忠字之註脚今又要討盡己註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爲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己底意思也

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爲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强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强故有時而放失

居父曰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道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

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備其人凶惡若盡己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

信郤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己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爲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麽

至之問集註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爲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如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爲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

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爲本。而後濟之以學。以上語類十四條

時習三省固未爲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答何叔京 文集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氏讀甸爲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

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衞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答廖子晦 文集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事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

施於民者無信。則爲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爲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要緊處。

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

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之本。以上節類四條

弟子入則孝章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

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蓋人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

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以上語類六條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答石子重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

恐亦不免與如游氏之譏也。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

也。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般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以上語類五條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

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

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

問集註謂友以輔仁。不如己。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己者與之爲友。則彼必以我爲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毋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

却之。推此則勝己者亦自可見。

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爲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絶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爲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爲友

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以上語類八條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答呂子約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遠以黙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以上文集二條

愼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爲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爲喪祭。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以上語類三條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故

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閒隱然有此意也。答汪長孺別紙。文集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爲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

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

如此者。答林德久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僞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

容色辭氣之閒。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翫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曰。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答董叔重。以上文集二條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槪。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

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閒。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倘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

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爲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爲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爲難能也此說得之以上語類

五條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來諭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某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答何叔京

問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叉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閒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己之意乃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因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

此說甚好但謂因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某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

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

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如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也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命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

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嘗之今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爲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爲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

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强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問集注云云上一節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說下一節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以上語類九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

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上

顏讎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爲何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綴。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爲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爲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

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舉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以上語類七條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答廖子晦　文集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

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以上語類四條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

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

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爲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以上語類五條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旣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也。答虞士朋 文集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問。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爲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以上語類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論語二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事。豈有不理。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以上語類四條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

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爲可法。惡爲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爲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爲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爲戒耳。呂伯恭以爲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爲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

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爲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爲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爲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爲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

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

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況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

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

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卻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游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 以上語類十一條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

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道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

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儒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以上語類五條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

說聖人只於己分上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

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

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

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因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問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

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以上語類十七條

問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眞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太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而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註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慢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眞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

格知已至。曰。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畧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答陳安卿 文集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以上語類四條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强私家。得

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曰。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答都昌縣學諸生。○文集

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於親爲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爲難。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曰。此說好。答程允夫。○文集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强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

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定方得。

子游爲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洒掃應對。子游便忽畧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

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

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以上語類四條

吾與回言終日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麽惜乎其不傳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麽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註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

問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

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粗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工夫至到亦

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

仲思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句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渣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以上語類七條

問亦足以發。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答程允夫文集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唯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

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己而讀書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由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撓人所爲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是這般撓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

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爾。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爲。或勉強有所爲。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爲。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

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爲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爲事。亦通。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爲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尙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眞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槪。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

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已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以上語類七條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答方賓王 文集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明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

不足爲人師。

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吏而不足以爲師也。曰。此論甚善。答范伯崇。文集。

君子不器章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

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

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爲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爲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

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爲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徧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

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爲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

比字爲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問註周言普徧豈況愛衆而親仁之意與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閒又問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如何曰忠信爲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亨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比於小人則爲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以上語類五條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閒答程允夫 文集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

生硬。不曾妥帖。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爲。才效其所爲。便有行意。

叔蒙問集註卻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以上語類六條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答吳伯豐 文集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

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卻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爲

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卻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以上語類五條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爲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

或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之爲知之章。竊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閒闕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 ○文集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

也。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麽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

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旣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旣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旣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

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旣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敎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敎人。只是敎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

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

問學干祿章。曰道也是一說。然便是敎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

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敎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以上語類八條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

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
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語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

字難看如這様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以上語類二條

或謂子奚不爲政章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 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

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語類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亙古亙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

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概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樸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以上語類六條

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

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是也。曰。周之文因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答黃直翁 文集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語類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

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

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以上語類四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答程允夫 文集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

希眞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爲先則人心

感服自無乖爭淩犯之風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强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强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集註云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

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卽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以上語類五條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汎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

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註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堦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

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闊。今但問本。似未爲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爲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耙。治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汙尊抔飲之說。他是

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顚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爲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以上語類五條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語類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語類

問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

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曰。此說甚好。答張敬夫 文集

巧笑倩兮章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

則一番精神也。以上語類二條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

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為正。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并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

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

因云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
其德也以上語類三條
或問禘之說章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
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
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
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
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爲大

節曰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
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
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
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
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
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
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

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
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
下不難也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
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
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
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
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
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道

鬼神生死之理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
卽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
一段亦說得好以上語類三條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眞可使祖宗感
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這裏盡其
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
已枯朽邊傍新根卽接續這正氣來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

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
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
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
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
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
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
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

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
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
自家心裏以爲有便有。以爲無便無。曰。若只據自
家以爲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卻是私意了。這箇乃
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卻
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以上語類四條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
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
便道夫子媚奧。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
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媚奧。亦何爲媚竈。逆理
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此語。故
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
孔子附已。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
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
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

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
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
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
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
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卽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
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
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
理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主宰卽謂之帝。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眞有箇三淸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奥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爲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以上語類四條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吾從周。曰。孔子爲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爲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錯處。都由那忽處生。語類

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愼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

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答呂子約。○文集

射不主皮章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

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語類

問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曰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

二字以補其闕耳答汪長孺 文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語類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語類

君使臣以禮章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汎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

是爲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劃地長久語類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

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以上語類二條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

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以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以上語類二條

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先生曰。恐混爲一途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地。故疑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之爲知禮。

問管仲小器。曰。只爲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

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以上語類四條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語類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語類

子謂韶盡美矣章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胷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伐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

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

●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以上語類四條

問未盡善也。註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渣滓。至於感格發露。著於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答劉季章 文集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

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爲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他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麽無可說矣 以上語類二條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問里仁爲美論語孟子註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爲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

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 以上語類二條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别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以上語類二條

惟仁者能好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註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

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

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以上語類二條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竊謂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卽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汎汎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

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以上語類三條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

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閒違仁。與造次顚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麽。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粗處說上細上去。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仁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

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顚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脈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簀。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顚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以上語類五條

我未見好仁者章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眞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眞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眞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眞惡。然好仁者。於不

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畧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

者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

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煖。在這脚上。脚便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會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

以上語類六條

人之過也章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仁同過之意。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以上語類三條

來諭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爲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爲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翫

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為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覷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忽遽急迫之甚乎答吳晦叔

○文集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

問集註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

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

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豪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關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關於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

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爲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徹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以上語類五條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事語類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

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以上語類二條

無適無莫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某謂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

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二條）

君子懷德章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

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爲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以上語類二條）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以上語類二條）

能以禮讓爲國章

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

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闊略（以上語類二條）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

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

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卻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撓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以上語類二條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卻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卻。久當自明矣。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眞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眞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眞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豪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眞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

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

盡已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

朱子全書卷十二 論語二 里仁

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註說忠恕。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爲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會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己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信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

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已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是

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為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亹亹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亹亹不足以言之然亹亹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脈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

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

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録得好。

公謹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

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於見識上做得

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

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較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與范直閣）

此義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為以己及物矣。答程允夫）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翫之非欲速所能達也（答曾擇之）

問參乎章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

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答都昌縣學諸生○以上文集四條）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家便去做那一件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委曲纖悉閒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醯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 以上語類三條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已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已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語類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闘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

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

非也。以上語類四條

問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答程允夫。文集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旣遠。溫凊定省之禮。自此間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語類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旣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旣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語類

古者言之不出章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語類

以約失之章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語類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答曾擇之。文集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語類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爲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

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爻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以上語類二條

事君數章

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語類

問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云云。某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答潘子善。文集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況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竊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

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絏為可妻也。曰。雖嘗陷於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答程允夫文集

子謂子賤章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

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卻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語類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問為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

足為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豪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疏底。這箇是密底。以上語類二條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

看了。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繇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

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桁。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豪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

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晳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有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

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

何。曾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以上語類八條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胷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答曾擇之。文集

道不行章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粗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語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見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爲宰。後來求乃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蓋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

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卽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翫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以上語類四條

吾未見剛者章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覷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爲剛。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語類

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人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答石子重〇文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道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麽。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會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會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

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衞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

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卻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衞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爲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語類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

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爲謚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爲謚皆無一善而後名之

曰幽厲凡二字謚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謚以上語類二條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惠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偶一事如此耳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爲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産之政不專在於寛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産上不在民上以上語類二條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

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語類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知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

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

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枬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慍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畧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

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慍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屑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毫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曰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以上語類五條）

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

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答劉季章）

問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

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某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曰。此說得之。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二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

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了。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冶長一篇。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著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著得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

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閑。以上語類二條

問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答陳安卿

問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二條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唯其不全身退聽。卻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為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眞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會成得一事。無下手腳裁節處。且如眞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卻被他做得成一家。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

之人。其流爲佛老。又曰。遯世高尚。皆是苦行底人。而今所以無與端緒。那撓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在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叔齊章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以上語類二條

孰謂微生高直章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爲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

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己出。則怨將誰歸。語類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

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
也。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
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以上語類四條

顏淵季路侍章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卻似有車馬衣裘爲重之意與與氣象煞遼絕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卻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卻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腳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之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恝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

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爲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著意去解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

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爲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閎祖錄云子路顏淵夫子言志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脩爲此其所以異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爝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撰著力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爲事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

何以爲聖門高弟。

問顏閔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以爲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作爲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耶。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閒。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閒。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辯之意也。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己。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爲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

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己。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

此。則其胷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雖人胷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胷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以上語類十六條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會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以上語類二條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語類

[library seal]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不曰也。疑道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道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以上語類二條

問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曰。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答陳安卿 ○文集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

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道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則為疎略。仲弓可謂知旨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

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為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為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廉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略。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

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已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脩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己亦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為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為因前

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略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剩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誠有剩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為過也。范固有不密處。然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為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是。以上語類五條

哀公問弟子章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

因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卻是不中節非遷也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爲克己之初一以爲用功之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是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過咎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

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源頭卻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卻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事時時就

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

明。自不遷不貳矣。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義。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己復禮底效驗。今又以爲學即在此。何也。曰爲學是總說克己復

禮。又是所學之目也。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眞。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以上語類十三條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與。可以無與。與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以上語類三條

問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曰。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答趙恭父 文集

子謂仲弓章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

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欲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

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語類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

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間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間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總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間事。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僞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

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豪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會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

或曰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略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豪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

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

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復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

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著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著力。如決江

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日月至焉。是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未由也已。眞是著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眞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著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人喫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來。但不久耳。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況萬善乎。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顔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顔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

伊川言略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以上語類十三條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謝氏三子於克己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己獨善。說得太重。當云脩己自好可也。語類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

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卽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

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翫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

如何。曰。僅能不違。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人一爲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

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豪係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况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問昔鄒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

夫至到道體渾然與之爲一。顏子之至樂。自然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以上語類十條

非不說子之道章

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

爲學爲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廢則罪不在己。自止乃己之罪。謝氏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太繫。

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眞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而來說必令牽合爲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文之意。語類

子謂子夏曰章

問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

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爲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爲大儒。毋爲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今看此

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爲說得行，便謂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豪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爲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以上語類二條

子游爲武城宰章

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以上語類二條

孟之反不伐章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爲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語類

不有祝鮀之佞章

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三說，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

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語類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

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語類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

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以上語類二條

人之生也直章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其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

人之生也直。如饑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白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

罔。只是脫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

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不須別爲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

越向裏來致細耳。不是別求一撓深遠之說也。以上語類三條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淸明剛健者。自是一撓。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撓。有病痛者。自是一撓。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以上語類三條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

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
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
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
然皆不可不敬遠。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
計獲之心。便不是了。以上語類四條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

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
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
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爲體。運用不
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
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
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
眞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泥濫。且理會樂山樂水。直
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

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
就各有偏處。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
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
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
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
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
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

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
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
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
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
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
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
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
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

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以上語類五條

齊一變至於魯章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

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語類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語類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道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語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

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

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閒。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功。成甚次第。

橫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閒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違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伊川三說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大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

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大略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則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以上語類五條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為陳，否為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為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呪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胭道曰：橫渠

說以為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橫渠論看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以上語類三條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語類

如有博施於民章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

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立是立得住，達是行得去。此是三節。

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

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又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

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以上語類七條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答潘恭叔 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五

論語六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

如何。

蜚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以上語類二條

述而不作。敬夫云。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愚謂平易二字說不著。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其

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爲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爲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於卒章忽爲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爲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爲病亦不細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爲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敎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爲不切於已。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敎還不倦否。如此乃好。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

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以上語類二條

問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與。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曰。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答劉季章○文集

德之不脩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徙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徙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

好。自家還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徙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

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卽遷而就之。要敎十分是。若改過。則是十

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著脩於己。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

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敎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豪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以上語類五條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

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以上語類二條

甚矣吾衰章

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寓錄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以周公之道。不可得行。思慮亦不到此。故不復夢。甚歎其衰如此。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淸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爲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

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敎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累垂。

蜚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眞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

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

道耳。集注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以上語類六條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答方伯謨 文集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

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

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

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巳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巳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

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卽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

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得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巳是心中放他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巳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

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翫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以上語類十條

敬夫云。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愚謂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

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爲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恥於游藝而爲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爲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爲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鴈是較直錢底。語類

不憤不啟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啟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覩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

漸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胸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戚亦興。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

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其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强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弔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咈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他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曰。聖人性情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邪。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論行弔而過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答陳安卿 文集

子謂顏淵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此八字。極要人翫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

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撑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繫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繫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黙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說命只是爲中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以上語類七條）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語類）

子在齊聞韶章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

淳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爲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三條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章

論子貢問衞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

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

夫子爲衞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爲衞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衞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間不恰好處便

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輒。以上語類三條

問。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

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爲說。冉有之問。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蒯聵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

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議始倒說得好。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二條

飯疏食章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邪。曰。孔

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以上語類三條

加我數年章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

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耦。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爲善。凶爲惡。

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見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這箇理。以上語類二條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

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自其禮非夫子方爲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以上語類二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

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眞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默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

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眞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以上語類三條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

長。不可幷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答陳安卿。文集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語類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

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語類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與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語類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許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

是捨命。以上語類二條

問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己。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亦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己。某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答鄭子上 文集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

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語類

子以四教章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

甚麽。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豪不實處。乃是忠信。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問然則彼正今小學之事與。曰然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

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否。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以上語類五條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質問：「善人有恆一章，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大下事大槩既是有恆，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

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爲學亦是有恆，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纔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

吳伯英解亡而爲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上語類三條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以上語類二條

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曰：「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答潘坦翁○文集

仁遠乎哉章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

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眞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愼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以上語類四條

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答李守約。文集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語類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

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語類

文莫吾猶人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語類

若聖與仁章

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以上語類二條

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教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答陳安卿 文集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歉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旣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

醮祭之類。皆當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以上語類三條

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旣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知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答陳安卿

問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卽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卽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答程允夫。以上文集二條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語類

君子坦蕩蕩章

問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但就氣象說。只是胸懷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懷寬廣也。曰。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答陳安卿。文集

子溫而厲章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

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以上語類三條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

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道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

實只是一般。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與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蓋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閒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答黃直翁

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爲得仁邪。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答楊志仁。以上文集二條

恭而無禮章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語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閒。內而思慮。

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語類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卻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卻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

不好底對看便見。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功。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功。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

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夫字。正字尙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邪。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衣喫飯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

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爲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

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籩裹盛有汁底物事豆裹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著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 以上語類七條

敬夫云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辭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辭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愚謂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

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辭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辭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近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遠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邪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

不校却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已分却恐無益以上語類三條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

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邪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旣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爲有猷矣只是無所守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

燕慕容恪是慕容暐之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以上語類三條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已爲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已是可見其狹小

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别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寛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爲開廓。弘字却是作用。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

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眞箇知得這擔子重。眞

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以上語類六條

興於詩章

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

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

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與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敬之問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

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

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與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諷誦。至於禮。只得夾定做去。樂只是使他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

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以上語類六條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

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

如此。則前面方推是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從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況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以上語類三條

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

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答范伯崇。文集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語類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喩之如勇於爲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爲驕語類

三年學章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語類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以上語類六條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盖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答石子重○文集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旣以佐名官有繁雜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語類

師摯之始章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旣奏以文。又亂以武。語類

狂而不直章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同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爲此亦因

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以上語類二條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語類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閒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語類

大哉堯之爲君章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惟堯則之一章。只說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覩。以上語類二條

舜有臣五人章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擧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

文王待他十分貫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

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爲武王之閒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寫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以上語類三條

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答鄭子上

○文集

禹吾無閒然章

范益之問五峰說禹無閒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者知言也不曾如此說。

黻。蔽膝也。以韋爲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韠舃。以上語類二條

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

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唯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唯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為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

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唯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以上語類五條

子絕四章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爲町畦。他們都說人己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己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己也。看得來私己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

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旣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著。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橫渠之意。以絕爲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爲。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以上語類八條

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卻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答吳晦叔　文集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卽是道否。曰。旣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旣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

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卻是眞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己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己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

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以上語類三條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恁不肯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恁不肯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爲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以上語類四條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啟一段相反不憤不啟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啟發他空空鄙夫必叩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

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桌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

以上語類三條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

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答江德功 文集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 語類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

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以上語類二條

顏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與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道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

正淳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著力不

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

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髣髴。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唯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唯
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
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
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
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
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
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

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
不見道切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別自
有一箇道理。然茲苦也。茲其所以為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
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
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
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
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

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
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
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
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
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
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
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

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
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
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
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
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
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
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
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
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

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閒，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曰：此說得之。答李堯卿。文集

子疾病章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閒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語類

子貢曰有美玉章

問：沽之哉，沽之哉，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詞，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答李守約。文集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眞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爲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

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語類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爲不爲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

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爲酒困爲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語類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

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敎他兩箇不做大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道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

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强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道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

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櫱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以上語類六條

語之而不惰章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以上語類二條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爲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語類

苗而不秀章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語類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語類

法語之言章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大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語類

衣敝緼袍章

先生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呂氏之説亦近此意，然此説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顔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

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强則忮，弱則求。人唯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

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顔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是。」答周舜弼　文集

知者不惑章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唯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

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以上語類四條

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

人所當自力也。答石子重 文集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卽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

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

經獨不宜乎。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

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

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

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伊川說權却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爲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卽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幷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以上語類十條

問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答劉季章文集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語類

唐棣之華敬夫云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某按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移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

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鄉黨第十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以上語類三條

第二節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曰。衎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說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閒。齗齗如也。齗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尙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以上語類二條

第三節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

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說。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以上語類二條

第四節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以上語類四條

問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贄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躡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蹜蹜如有循。自不至躡齊矣。答李堯卿文集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圭。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

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以上語類五條

第六節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

絳。四入爲朱。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旣期而練其服以緅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閒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中央之閒色。答張敬夫問目

問鄕黨非帷裳必殺之。集注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

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此讀集注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答歐陽希遜。以上文集二條

第八節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閒纖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

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以上語類二條

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字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且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

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答陳安卿

問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鮮醢之物。且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答李守約

出三日不食之矣。敬夫云。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某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魯亦皆病其如此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四條

第十節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

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語類

問鄉人儺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擬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答陳安卿文集

第十一節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拜後拜

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爲人粘泥故說之較密 以上語類二條

第十三節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己耳 以上語類二條

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

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己之所得與者其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

答向伯元○文集

第十四節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語類

第十五節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語類

第十六節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

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盒如今盡用紫羅背盒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疏底人語類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問德行不如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因有德行而短於才者語類以上二條

回也非助我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語類

顏路請子之車章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語類

問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答石子重○文集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語類

季路問事鬼神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道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道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

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以上語類五條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

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答廖子晦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答方賓王○以上文集二條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

誾誾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問誾誾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獃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衞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

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

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以上語類六條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

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語類

柴也愚章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以上語類三條）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乎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

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恐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番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作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之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

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為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答潘恭叔）

問集註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二條）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語類

論篤是與章

問論篤是與章集註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答趙恭父。○文集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語。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

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語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已。看史策所載簒易之際。直是難處。簒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

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爵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道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其害事不可不知也　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答陳明仲　文集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

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

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爲。曾點爲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曰。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爲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爲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貼貼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問集註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閒。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閒。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舞雩後。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

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

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有

這箇能。解横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

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

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其。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

四代禮樂許之此洛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冉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

正爲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人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卻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答甘吉甫○以上文集 一條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克己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

看得如何。林擇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卻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卻尤親切。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問克己復禮卽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眞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

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眞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

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卻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卻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卻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卻是將眼光逐流入闇，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

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顔子仲弓都是就

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胷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嵩卿

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閒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

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答陳明仲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答石子重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

汎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蒙。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呂子約。以上文集四條

仲弓問仁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或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

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

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

敬恕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 以上語類八條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

措置也 答石子重 文集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

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
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
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
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或問顔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
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
做得顔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
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

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
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以上語類四條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
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
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
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以上語類二條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
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答連嵩卿 ○文集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
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
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
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
字。便成無差等了。語類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
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
說教來不覺。愬是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
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
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
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
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

可綏來悤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聰裏識箇眞僞始得若不識箇眞僞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眞僞却來瞞我不得纔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僞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

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語類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

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以上語類三條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語類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

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
主忠信而不徙義卻又固執
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
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行其
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
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
景公問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不以
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

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
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
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
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
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
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要著實去做也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

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已事要終始如
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子張是箇有鋭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來些鋭氣去做
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
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以上語類四條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

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爲盜假設以
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在乎足
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
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爲臣要
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
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
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氏說如何曰善 語類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

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

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僞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

色取仁而行違違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以上語類七條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

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道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豪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

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以上語類四條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

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

始得
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他勞。東坡下字

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他勞。

又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他勾當。方得。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横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

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以上語類三條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答程允夫文集

仲弓爲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

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理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卽須痛治以防其弊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眞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

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

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

楊問注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卽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

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如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

問衛君欲名孔子爲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以上語類五條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若民並耕之說之類。語類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

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語類

子謂衛公子荊章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答李守約 ○文集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衞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語類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語類

善人爲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

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己處。語類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

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語類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尙粗。語類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說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語類

樊遲問仁章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

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

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爲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以上語類二條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爲。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

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二條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語類

君子和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

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道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語類

君子易事而難説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説。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説。語類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葬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語類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强，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語類

近仁之説，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答曹晉叔。文集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説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問胡氏説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説。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説爲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着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以上二條 語類

善人敎民七年章

問孔子云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敎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尙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敎民不同若聖人敎民則須是七年

問集注先只云敎民者敎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以上語類二條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旣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語類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卽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在一旦決裂大可憂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絕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工夫是如何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爲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爲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

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爲仁，這箇禁止卻不得爲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卻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且如怨箇

人，卻只禁止說莫要怨他，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饑，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卻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以上語類四條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理，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語類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卻當不得白也。語類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卻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卻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語類

爲命章

問爲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語類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寛。雖說道政尙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寛耳。所以爲惠人。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爲已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以上語類二條

貧而無怨章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語類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以上語類二條

子問公叔文子章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其能如此。只是一

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語類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譎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語類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

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
有仁之事功也。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
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
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
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
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
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
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

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
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
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
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
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
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
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適夫問如此說。則如
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

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
耳。以上語類四條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
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
亦恐看得不會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
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稽紹王裒。謂紹後
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
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
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語類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
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眞箇是
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意。
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
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語類
子路問事君章
問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

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强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答吳伯豐 文集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語類

古之學者爲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

間用心分豪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豪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問伊川云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真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方人章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語類

不逆詐章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爲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

是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

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

與力分言矣。語類

以德報怨章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爲相。曾與賈種民有怨。知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爲相

而賈得罪。公復爲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莫我知也夫章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

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有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

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黙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灑。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

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與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覺。又不似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巳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便是學也。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

思。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黙契合處。不曾有黙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黙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以上語類六條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

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

作可也。語類

子擊磬於衞章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脈，只見其人便知得他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語類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豪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

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豪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這是自誠而明。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

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以上語類五條）

原壤夷俟章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語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語類）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以上語類二條）

子張問行章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以上語類二條）

敬夫云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

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文集）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爲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語類）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

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以

（語類 三條）

子貢問爲仁章

問子貢問爲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語類）

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

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答柯國材 ○文集）

顏淵問爲邦章

亞夫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

顔子。顔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知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恭父問顔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唯顔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

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

比卿問顔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説。然顔子資稟極聰明。凡事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説。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

賜問顔淵問爲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説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以上語類四條

放鄭聲遠佞人。敬夫云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愚謂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説。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子違汝弼責其臣。便説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文集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語類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語類

君子義以爲質章

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

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做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恕時忠在裏面了。語類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

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誰毀誰譽。敬夫云。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恐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

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又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愚謂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又曰。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嘗。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愚

謂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

殊不分明。却是班固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諭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知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答呂伯恭 ○以上文集二條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語類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語類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卻是真箇。惟橫渠知

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卻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卻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

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如澤

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道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

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不可小知章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答許順之文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語類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

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語類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龍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語類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以上語類二條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顔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顔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何

候人主顔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顔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語類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嘑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矣夫子三戒正爲血氣而言又問

謝氏以血氣爲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

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卻不如此道如此也不

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有九思章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

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語類

見善如不及章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

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謂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語類

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答潘恭叔。文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瞰亡以饋孔子。孔子瞰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瞰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瞰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瞰亡來。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

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以上語類二條

性相近章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

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擧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

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以上語類四條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語類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爾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

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爲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爲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且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爲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

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敏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爲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爲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

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語類）

佛肸召章

問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所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曰得之（答劉韜仲）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答劉韜仲 以上文集二條）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

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以上語類二條）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語類）

子謂伯魚章

問爲周南名南曰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講論爾横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爲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

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

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伯魚敬夫云爲者躬行其實也愚謂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詩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語類

鄉原德之賊章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愨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

成起來也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以上語類三條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

下分去。語類

問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曰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答劉韜仲文集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爲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

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語類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語類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曰有此意。答劉韜仲

問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

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翫之。當自得分明也。答劉韜仲。以上文集二條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乎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語類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以上語類二條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語類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語類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語類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答劉韜仲 文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

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

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 以上語類三條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 語類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曰得之 答劉韜仲 文集

齊景公待孔子章

廷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閒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語類

楚狂接輿章

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

雖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滔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旣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恐意未知是否曰無道而隱

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 答劉韜仲 文集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 以上語類二條

周公謂魯公章

不施其親敬夫引尹氏恐謂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爲解然却

訓施爲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文集

子張第十九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

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是倚靠耳。道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以上語類三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語類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卻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語類

日知其所亡章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卻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卻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卻如何。曰。且思量。以上語類三條

博學而篤志章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曰只是爲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已復禮乃正言爲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

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

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以上語類四條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

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鬨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語類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

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旣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以上語類二條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

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旣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

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

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以上語類六條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答程允夫

子夏之門人小子敬夫曰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云云愚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

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

不深考耳。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語類

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

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如非相因之辭也。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答程允夫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二條

孟莊子之孝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語類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

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答吳晦叔

仲尼焉學。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

道初無存亡增損愚謂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覆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語類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還義遠罪而不自知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語類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

帝心。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章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

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鎭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閒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語類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

孟子一

總論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翫味便自可見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盡是遲鈍了孟子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

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孟子於義利間辨得豪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

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
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見孟子說得實。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
不明。以上語類八條
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
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
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

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
學者亦不可不知也。答林擇之
問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
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纂論比
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
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
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答之。恐未是也。曰。
或恐是如此。答董叔重
問孟子集註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註云。趙氏註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
思。銖謂趙岐所註。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
不必引此書。如何。曰。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亦
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答董叔重。以上文集三條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
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
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

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
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
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
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
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
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
孟子說得斬釘截鐵。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

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說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

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以上語類四條

王立於沼上章

德脩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語類

寡人之於國也章

問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曰。此無異議。但當熟觀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答張敬之 ○文集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

子忍不住便說。語類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管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

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卻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卻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卻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問孟子論齊王事者之史記後來無一不效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方是。以上語類七條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語類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語類

問交鄰國有道章

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語類

問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

之心用謀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一國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模固有廣狹然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概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答吳伯豐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

者之爲也。曰。得之。答潘謙之。○以上文集二條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子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以上語類二條

所謂故國章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答潘文叔。○文集

問湯放桀章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

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語類

爲巨室章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註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

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語類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慚

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以詩書考之。如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以上語類二條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

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甚不易得也。語類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語類

李公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隱之辯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闢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為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為之資耳。謂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曰。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可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為子

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强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爲霸爲王，不是差異。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閑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爲急，知言爲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强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强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金錄作不）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

宮黝之勇。養勇一作否。曰然。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著他心。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以上語類九條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答徐彥章〇文集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

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

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

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爲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揔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以上語類六條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

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答張敬夫○文集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先生問公每讀無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提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無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粗也

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

病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

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者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

亦可以動其志也。以上語類六條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之。答林擇之。○文集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

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爲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爲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不管著。只强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詖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

洞徹。胸次坦然。卽酬酢應對。蹉失多矣。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

得喪利害方敢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有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爲一。更無限量。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張王。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爲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

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睟然見面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爲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

實精以程子說細考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言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强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恧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恧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只是一氣。餒了。便成欲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

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强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

古註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

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爲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王德脩云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粗易却說得細

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兄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爲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别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

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以上語類十四條

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卽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

門庭工夫因此說出來耳。答呂子約

問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辯告子故專救其偏。曰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曰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答潘謙之○以上文集二條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

配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工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爲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爲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鬬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

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

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粗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北宮黝便粗糙。曾子便細膩爾。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因云如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無些子窒礙。

問集義是以義爲內。義襲是以義爲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問集註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刼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也。

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

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以上語類十二條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

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强制之而

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答項平父

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爲對襲字與生字爲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

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狂嘷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譏王弼而已也答項平父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濡水集者卽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爲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然卻得其大

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偶讀謾記。○以上文集三條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爲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巳。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

云。不可望其福。雖說意粗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卽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功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幷與其意而失之耳。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閒。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强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强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强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

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以上語類四條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夫否。曰。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注亦可細翫。答林德久○文集

某舊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

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他問得却是有意思
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
問。如大學所論自脩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
致知格物。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得有
序也。又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
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
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
知。

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
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孑然自
立。都不涉著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
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
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
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
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
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
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
矣。因云。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纖悉
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
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
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
其辭詖而不平。蔽則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
蕩而過。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
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

只見一邊。如陂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
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
所陷。淫便是就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
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擲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
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
一邊。然詖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
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
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來遮蓋。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

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以上語類六條

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

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與郭沖晦

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此說得之答程允夫以上文集二條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

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腳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以上語類三條

以力假仁章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以上語類二條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語類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語類

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答吳伯豐 文集

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

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語類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

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著箇以生物爲心。

問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

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

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池錄作若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 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箇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

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著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得些子。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

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曰。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鍼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痾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强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

王丈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

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

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閒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

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曰然。

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

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

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眞箇是活潑潑地。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

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卽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閒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廣。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遜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卽掉了擴字。只

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擴而充之。而今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惻隱而不惻隱處。有羞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宣不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嘑爾之食。則知惡而弗受。至於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而今則要就這處理會。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

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一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

子武問四端須著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闊。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

問推四端而行。亦無欠闕。曰。無欠闕。只恐交加了。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是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對著。他後流出來。恐不對窠。曰。子問不對窠。曰。子莫是爲私意隔了。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曉。節又問恭敬却無當不當。曰。此人不當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

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功。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

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語類）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語類）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藏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卻不妄進二句做兩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卻是重（必大錄云不以就為重而切切急於就不以去為重而切切急於去）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

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以上語類四條）

溫公疑孟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隘之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

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與。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煖。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煖。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

方且勉強脩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淸和也與彼其淸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淸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語類）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名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以上語類二條）

溫公疑孟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

食於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食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隱之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又孟子謂蚳鼃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

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屈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食祿位者過矣曰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名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

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雖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

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便自有廟。賀孫錄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賀孫云鎬京却無二王之廟。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

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曰。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語類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以上語類二條

鄭公藝圃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隱之辯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指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與。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强兵之術也。若其誠

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曰。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辯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

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語類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眞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衛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

若荷蕢之果於去也。語類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

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爲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

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

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以上語類六條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豪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豪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答梁文叔。文集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爲宗國也。以上語類二條

滕文公問爲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語類）

問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

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答吳伯豐）

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計則亦可揍成什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檢不得。然此亦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諭商人以七畝爲助。此語亦疎。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

得一畝若干步爲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某說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某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爲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爲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爲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答林一之。以上文集二條）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鄉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

之曰。鄉（他錄作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說。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

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鄉遂應作都鄙）却行井牧之法。（此處應有鄉遂之法四字）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孟子拗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是言大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以上語類五條）

有爲神農之言章

問決汝漢。排淮泗。曰。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奥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

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漢泗亦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强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答吳伯豐。文集）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語類）

墨者夷之章

亞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譔出來揍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强合此樹根曰

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 以上語類二條

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牴牾信乎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答張敬之 文集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 語類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語類

宋小國章

問滕文公之問逾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爲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爲。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曰。強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強弱有異。故其得失之效不同。但其一事之如此而爲得。如此而爲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強弱爲得失。則是強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答張敬之 ○文集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豪人欲之私。無一豪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豪過不及。無一豪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語類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救正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其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因居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

路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脩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之楊墨卽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則天下事敎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

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爲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眞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爲。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以上語類六條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

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答石子重

孟子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强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個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與張敬夫

鄭公藝圃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

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末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莠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麒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隱之辯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絶。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誣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

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莠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莠稗鉤吻者。與若孟子者。正務去莠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辯。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莠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

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荑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為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讀余隱之尊孟辯 以上文集三條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章

溫公疑孟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與以所食之鶃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隱之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為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為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為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為狷者有所不為避兄離母可

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與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

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就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

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

做。以上語類四條

規矩方員之至章

問規矩方員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豪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語類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語類

爲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語類

天下有道章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仁不可爲衆。猶言難爲弟。難爲兄之爲。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

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以上語類三條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也。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

爲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爲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以上語類二條

居下位章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

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辟紂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

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語類

問第十三章。横渠曰。太公伯夷辟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此而出也。曰。是。答吳伯豐文集

求也爲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爲他是欲富國。

不是欲爲民。但强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爲己物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語類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爲耳。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語類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語類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

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己。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語類

仁之實章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

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

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

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爲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爲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爲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曰從兄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

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旨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爲節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强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

道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審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

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以上語類七條

問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曰。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答石子重。○文集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以上語類二條

離婁下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敎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語類

乘輿濟人之說與某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譏正爲仁人君子愛養之差耳姦人則尚何說哉若此類稍加審察爲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况人民之衆亦安得人

人而濟之哉。答何叔京文集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答何叔京文集

非禮之禮章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

而遂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答何叔京。文集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語類

人有不爲也章

問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竊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曰。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答詹尚賓。文集

仲尼不爲已甚章

問仲尼不爲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耳。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語類

大人者章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

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有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以上語類二條

養生者章

王德脩云。親問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

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語類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廹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廹所可致若欲淺廹求之便是强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

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廹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爲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攧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

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

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汩汩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

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著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說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著他源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源頭。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以上語類五條

博學而詳說之章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

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

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以上語類二條

問第十五章。横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於約。其先固守於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横渠之說。恐別有謂。曰。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答吳伯豐○文集

以善服人章

以善服人者。雖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雖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答張敬之○文集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爲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語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

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唯是於人倫最緊要。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豪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著心。自是操。以上語類六條

問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

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曰。已字只作本字為佳。答吳伯豐。○文集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

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以上語類二條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答吳伯豐

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答吳伯豐

不泄邇，不忘遠，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答吳伯豐

李公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

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隱之辯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耳。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曰：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讀余隱之尊孟辨 以上文集四條

王者之迹熄章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

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語類

可以取章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

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語類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道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

敬之問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從而順他。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又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著。問旣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極本窮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然。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卽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卽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

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汎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横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爲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

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閒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爲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爲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爲智而言。甚好。

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爲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以上語類

七條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事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

人爲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答何叔京 文集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麽說始得。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以上語類三條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爲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據章之所爲，因責善於其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耳。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

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語類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 幷下章

黄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唯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以上語類三條

温公疑孟曰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夫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

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隱之辯曰。舜未為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溫公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為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謂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曰。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

馬也。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庳。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

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道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以上語類二條

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語類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卽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故以爲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

可憑也。以上語類三條

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從丿乀。左丿右乀。芟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乂創乂。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爲釋也。答何叔京。文集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卻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眞堯舜。卻不是汎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此亦眞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以上語類三條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可學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卻是天理中流出。無駁

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豪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

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强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

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耳若更加之

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僩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

合衆音在裏而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耳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像說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卻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卻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卻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以上語類十條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智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矣。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曰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概以為天下之至神乎。答程允夫

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二條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

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闊。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待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旣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

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卻因其機而爲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埽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以上語類二條

仕非爲貧章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語類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庫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

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使不足禮語類

齊宣王問卿章

溫公疑孟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

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隱之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

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猶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

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

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與曰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曰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論余隱之尊孟辨 ○ 文集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以上語類二條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

同又問是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 以上語類三條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

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答程正思）

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答程正思○以上文集二條）

食色性也章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爲內曰他便以其主

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

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語類）

問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卽謂之性耳（答鄭子上）

問告子先云義猶桮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內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畧認愛以爲內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內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畧指愛以爲在心曰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二條）

孟季子章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爲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爲卑而不知其爲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

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語類）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

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

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

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

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

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揚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

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

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以上語類入條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耳。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

黃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

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說不切當，都是不曾體之於身，只畧說得通便道是了。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

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而不願學也。以上語類四條

牛山之木章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

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卽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

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

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旣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孟子夜氣一章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

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

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爲有以致之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況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只舉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以上語類十條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爲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閒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日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閒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

此則日用幹當甚事也。答許順之

夜氣不足以存。敬夫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愚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脈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

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義。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答何叔京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

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答吳晦叔。○以上文集四條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胸次而有所醒悟耶。答何叔京○文集

魚我所欲章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語類

問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

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爲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矣倘安能取中乎曰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答萬正淳 ○文集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

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以上語類二條

仁人心也章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耳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捨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

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功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把尋得那道理由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

生理不存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求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

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耳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

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爲此心無不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

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靡相刃則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伊川曰心本善流入於不善須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是失其本心如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池本下云心不在焉亦是放二說未嘗相礙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以上語類十三條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胷中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語類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

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以上語類三條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為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為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答何叔京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敬夫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為要切。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浸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某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 ○以上文集二條

有天爵者章

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語類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

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語類

五穀種之美者章

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冶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冶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皐滎陽間只爭這些子語類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語類

問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爲重而告爲

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周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爲重潔身爲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曰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答歐陽希遜文集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脩爲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語類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答林擇之○文集

高子曰小弁章

某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某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舜之事。與辯小弁之說。其爲不

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曰。得之。答吳伯豐○文集

孟子居鄒章

問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時。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答連嵩卿○文集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肉爲得罪於君耳。語類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以上語類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

黃徵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麽。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錄云。知天。是知源頭來處。)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錄作公共之本原。)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以上語類七條)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

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爲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

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答林德久

問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滚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條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存心便性得所養季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疎性有動靜蓋孟子本文甚切以上語類四條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答余國秀。文集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

敬之問夭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敬之問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脩身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

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以上語類三條

天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唯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以上語類四條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

處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豪之

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

言此體。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串。橫渠解反身而誠爲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不惟以物爲事。如下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貫得爲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强恕而行。卽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以上語類五條

反身而誠。敬夫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一云云。愚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懇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　○文集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如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語類

霸者之民章

王者功用如此。

自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

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

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以上語類五條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語類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昧為之欲之

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語類

有安社稷臣章

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語求之則聖神固

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强也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

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答汪尚書○文集

廣土衆民章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道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

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
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
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
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
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
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
自出 以上語類四條
不言而喻集注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

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 答歐陽希遜 文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
有比與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
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
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興也觀
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
爲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
于九皐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毚

兔柔木之類是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
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
過那裏不得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
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
源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源然流處便是那源本
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
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
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

以上語類二條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間若幾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
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
一豪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
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底物事
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
爲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

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用之問舜孳孳爲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
以上語類二條

楊子取爲我章

問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爲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爲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爲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以上語類二條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

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

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雖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答何叔京 文集

飢者甘食章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答何叔京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爲貧賤而已

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爲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答潘子善 以上文集二條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爲之焉能有諸己哉而孟子却云五霸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辯之者然卒不得其說烏知二字爲五霸設也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己有也 以上語類二條

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眞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眞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霸之辭也 答蔡季通

温公疑孟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隱之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

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閒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曰隱之以五霸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

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困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耳豈眞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强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

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眞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讀余隱之尊孟辯○以上文集二條

王子墊問曰章

問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答潘謙之○文集

桃應問曰章

温公疑孟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

實繼之以子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隱之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

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拚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斬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却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語類

形色天性章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腳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

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以上語類二條

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形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答吳晦叔○文集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敘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而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語類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爲甚忠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語類

君子之於物也章

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答何叔京○文集

知者無不知也章

問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

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脩纚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沈滯之患矣語類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語類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

此處亂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語類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順之之說極是答石子重文集

好名之人章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

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爲身死而不受一段爲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以上語類二條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

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以上語類二條

口之於味也章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卻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稟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

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

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卻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

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

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

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著力也。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

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以上論類六條）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答林德久）

諸家之說卽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

闕處（答許順之）

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

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眞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眞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

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現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顔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迹。只是人捉摸不著。

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以上語類四條）

逃墨必歸於楊章

問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答嚴時亨）〇文集

盆成括仕於齊章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答何叔京）〇文集

人皆有所不忍章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當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

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

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豪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此說充無受爾汝之實與集注異可以兼存○以上語類二條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以上語類二條

說大人則藐之章

說大人之義某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也答廖子晦○文集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本心都紛雜了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

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爲己。不爲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

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爲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晳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晳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爲莊周之徒。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箇德地便了。

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爲新民也。以上語類二條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語類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中庸一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

之時中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用

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爲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吒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

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著如此做依傳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

常自是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著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爲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傳是平常然依傳著存一箇變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爲博士演爲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掇其要爲解也又云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滿充實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粗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

之內改了數遍不可如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 以上語類十二條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翶始

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

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某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

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

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

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中庸集解序○文集

右總論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脩爲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卽道也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擧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敎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敎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以上語類七條

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

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反謂未嘗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

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某之所疑者。答胡廣仲

禮樂刑政之爲敎。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答楊深父○以上文集二條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爲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

所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只

說己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

問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己不睹不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闇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滾作一段看某答他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爲然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發之。如何滾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

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

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

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以上語類十二條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

却可闊略。而特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旣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卽

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答胡季隨

問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

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已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已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爲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曰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旣言道不可須臾離卽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旣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爲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卽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

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某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渣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别卽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答呂子約

問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功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答胡季隨

問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豪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曰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爲用也答胡季隨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答胡季隨以上文集五條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

其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淩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爲不和便是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爲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汎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得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

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豪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

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何會中節。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

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榮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性情之變如此之易。不恆其德故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

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審察。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

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

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
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
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
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
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
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

得其成時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
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
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爲王者事問
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
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
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
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胷中始得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
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

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
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
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
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
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
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

之萬物也以上語類十九條
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
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
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
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
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答張元德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
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
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

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卽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答林擇之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或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閒其旨深矣記疑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

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

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與下篇多同今兩存之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

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

方又云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云中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旣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

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

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

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

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已發未發說）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翫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答徐彥章

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答呂子約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卽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

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强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

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

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渤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答呂子約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

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

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

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稾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中和舊說序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觀其氣象自可見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眞實

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答胡季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忘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爲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

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中庸首章說○按此說戒愼兩節是朱子舊說蓋此時雖悟中和而猶以戒懼謹獨作一片說也○以上文集十三條

右第一章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中庸二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

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又曰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爲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以上語類五條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答呂伯恭 ○文集

右第二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

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舜聖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四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爲

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卽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卽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豪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

一善之或遺。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

夔孫錄云：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以上語類五條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

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六章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語類

右第八章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豪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卻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卻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爲大本卻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

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爲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爲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九章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是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爲理義之強。何爲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敎。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

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

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撓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一章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

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

之類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爲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肯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眞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爲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爲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以下語類五條

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瘁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答徐居甫 文集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

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便覺有悚動人處

廣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爲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而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

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閒（以上語類三條）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横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答王子合）

○文集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爲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二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

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

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答鄭子上

所求乎子。何以事父未能也。何主意立文。皆與大學

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答徐彥章。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三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作賓。方看得出。是鬼神

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爲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

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遺非爲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爲道不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 以下語類六條
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 體物使人兩句更須深體 又來論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眞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昭明焄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

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寧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答歐陽希遜
問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

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答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六章

問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語類)

右第十七章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楊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

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八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觶獻賓賓飲畢卽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謨云主人倍食於賓疑即此意）但賓受之卻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胙字古人皆通用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衆

賓齒餘者皆序齒

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卻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享親意思甚周密（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九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

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問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

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

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智爲主。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旣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

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闕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以上語類九條

問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

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卽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曰。得之。答周舜弼 文集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卻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之者

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眞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

天如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卻說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卻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

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

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鬬湊成章。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以上語類九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不和。道理明白。脚踏

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語類

右第二十一章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

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

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二十二章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

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以上語類二條

明則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卽謂此也。答徐彥章○文集

右第二十三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豪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語類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

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其用者爲可取也。今來諭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

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二十四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己。不得為人。其後卻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卻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誠者物之終始。卻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便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

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爲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爲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爲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也。曰。然。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智。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末辯論爲下此語。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二十五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

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注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

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飾。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十六章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

爲用處。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

問章句云。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

欲。則昏濁沈墜。卽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

上何物染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因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

只是尊德性工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這十件相類。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

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是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與如與賢與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右第二十七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撓處。

便縱饒有道理。能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没緊要字之閒。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做作處。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二十八章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右第二十九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亙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三十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眞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倚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閒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

他物事然後能如此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道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十二章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其箇有爲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箇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

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 黃錄無近之以下十字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雖曰合爲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中庸末章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肯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肯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

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三十三章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屬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

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旣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

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偶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爲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爲偶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爲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麽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著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

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

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會方不會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其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翫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

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豪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

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卽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闔。以翕闢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揚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

藏六。（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爲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卽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方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卽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卽

無對。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也不應氣候。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溫公集注中可見也。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以上十七條語類

某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

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

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某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

其所必合則縱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閒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

耳至於卦畫之論反覆來諭於某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諭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某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

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

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鑿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某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而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

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豪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閒也。及

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論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

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諭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蒙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某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

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某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某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

味其腴而齧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眞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某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眞僞將不辨而自明矣○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

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

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某謂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

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摸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

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
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由於後世耶。若據大
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
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
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辯之已詳。非某之創見新
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論又云。
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
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辯。請且
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來敎疑

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某謂一畫爲儀。二畫爲象。
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
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
名。若徑以八卦偏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
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
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
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
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
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

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
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
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來敎引伊川先生
說重卦之由。某謂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
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
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
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
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
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

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
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
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
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
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幷畫上三爻以
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
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
復餘藴矣。然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

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某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

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

答袁機仲

再辱垂諭。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辯紛紜。以至於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

生之地。則又為乖刺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說。則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陽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同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卻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

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卻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

去處如某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某嘗以卦畫求之縱横反復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某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賛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某固已識之不待深思

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某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於邵氏以此圖爲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爲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爲易曉

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偶之上亦生一奇一偶則亦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爲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三爻者二而謂之乾兌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爲二）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

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爲知者道也日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

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爲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強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爲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穩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爲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爲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

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某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

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答袁機仲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

同年而語者。此某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某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旣明。則易之爲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某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

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幷累三陽以爲乾連壘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内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某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

言之僭易也 答林黄中

六月一日林黄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論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卽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郞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郞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顚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卽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卽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

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郞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 記林黄中辯易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旣滯泥而不

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彖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

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

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象說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

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辨疑為考其誤云○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

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別不

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爻及下爻攷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閒或有四或有五

而有八也或有兩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爲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閒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兩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爲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

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指手指閒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李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

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幷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幷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幷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幷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今攷三家

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爲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爲太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爲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與歸奇爲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爲所遇。而謂掛一爲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爲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爲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

而益若干。則爲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於三指閒。則初變之扐。誤幷於掛。再變之掛。誤幷於扐。亦爲失之。且一手所揲。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爲簡易。而分別掛扐爲明白。但其法爲多者一。爲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幷掛一爲十三。而不知扐十幷掛三爲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二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爲得也。○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

策數四九也。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正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四。則亦未得爲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爲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

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扐爲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閒再歲也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蓍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

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爲義乃指閒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閒也今直謂扐爲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爲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爲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譏唐人不當以奇爲扐夫以奇爲扐亦猶其以扐爲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爲掛以奇爲一則爲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蓍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

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日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扐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

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偶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閒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蓍爲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

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爲老陽。郭氏言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竊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爲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閒。則非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爲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晩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

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卽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卽九。再揲三揲不四。卽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數爾。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疏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蓍。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旣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

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閒。八卦之象也。如上

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盡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閒。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爲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爲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至於此哉。○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

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子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爲陽三而爲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爲陰二而爲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

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爲陽。惟左右皆四。乃爲陰。三變之後。其可爲老陽者十二。可爲老陰者四。可爲少陰者二十八。可爲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四。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

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變之閒。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扐之歲。爲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

變爲掛無掛有扐之變爲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閒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閏矣○沈氏筆談曰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

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

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爲誤爾蓍卦考誤○以上文集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

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

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下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

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

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

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林錄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為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

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箇影像在這裏。無所不包。以下論易為卜筮之書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

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占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爲教也。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某便說道聖

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若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

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棊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

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

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

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

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泥。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爲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爲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易本爲卜筮作。古人質朴。作事須卜之鬼神。孔子恐義理一向沒

卜筮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箇義。

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爲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池錄云只是無情理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

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以上語類九條

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

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閒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使有聖人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

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答黎季忱

近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値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

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答張敬夫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閒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

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呂伯恭

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見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閒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嘗剩却一半道理也。答蔡季通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一

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某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所論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答劉君房）

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卽有此象有此象卽有

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爲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論易傳）

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曾得

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答林正卿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玆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入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

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致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致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閒。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公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

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答丘子野

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疏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疏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

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忘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

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

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漫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

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答趙提舉○以上文集十條）

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以下論讀易之法）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

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箇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

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說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也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

一箇落著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

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爲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

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卻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卻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以上語類十六條

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

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卻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

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辯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答趙子欽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

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豪私意在其中。答萬正淳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答胡季隨

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答符復仲

示論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戸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答趙履常 以上文集五條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兌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兌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剝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以下雜論易學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他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

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

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

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

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事言之則道也
以下數句皆極精。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

則爲事以初終言之則爲時以高下言之則爲位隨所值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豈可粧定做人說。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撓所以做這書出來。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撓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

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麄疏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撓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

理上看得著處、
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易工夫。不是如此。學履錄云。他自是一家說。能娛人。其說未是。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

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蓍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蓍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辯。先生揲蓍辯。為子和設。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

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卻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

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卻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捉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

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逐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其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而食之。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載籍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

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他執拗不回。豈肯服也。以上語類

二十一條

問當排。曰。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

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嬴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答程泰之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

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其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爲不知易則如某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

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 答袁機仲

來論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工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某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而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撥印以傳名曰啟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諭幸也來論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眞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 答鄭仲履

某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遣

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眞篇尤爲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某向來作啟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

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豪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辯。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專附此奉報爾。答方賓王

所論易說。誠是太畧。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

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更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工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答吳宜之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隆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鍊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閒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閒也。夫麻衣方

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閒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揞擊之耳。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壻曰挾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

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煑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

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

爲何如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

未與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某案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在於彖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閒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

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某案詩疏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據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則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王

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於此云云。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某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

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以上文集八條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

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

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豪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

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二、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明筮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寛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警學 以上易五贊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八

易三

乾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何如。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

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

問乾元亨利貞註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切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爲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

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脩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爲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之人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爲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爲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

耳已爲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爲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爲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脩業耳。

賓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著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

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他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象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爲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

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蓍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爲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无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象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羣龍无首吉爲占見羣龍无首却是變乾爲坤便以坤爲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爲占坤變爲乾即乾之利也（以上語類二十三條）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

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答虞士朋○文集）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

銖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曰此處果是說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

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說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爲始不貞則無以爲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

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只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

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爲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爲地勢坤（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强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

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爲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

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尼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爲和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卻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卻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卻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爲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排得到知上看得來

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爲事之幹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

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問體仁解云以仁爲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

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這裏許（直卿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

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卽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卻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著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

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版築之有楨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土中爲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强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蓋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答楊元範）○文集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覆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

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

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無此七字。）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閒。（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无位做不做。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人只

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眞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

者。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著氣力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未要去理會居字脩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心眞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脩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而便是居不成道脩些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工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

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著落。方是子細。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功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池錄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厭。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已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

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知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

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

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

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

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旣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

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眞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旣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眞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眞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上下无常非爲邪進退无恆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眞箇龍虎若是眞龍虎必生風致雲也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

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

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横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閒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摸寫

以附於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爲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内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乎於人而後可躍也○答萬正淳 文集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復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也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

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

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

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

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疋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註中便是破他說。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學聚問辨。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爲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

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爲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爲天地乃道耶。曰。伊川

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以上語類十四條）

坤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道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是生物（池本云坤之所生）即乾之所始者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

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以上語類六條）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

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

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攘。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爲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問。六四括囊。註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卽爲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嘗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博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懲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爲他發。固是他

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隨欠若無乾便沒上截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辨之不早辨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鬭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

尋義字意始得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

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必大錄云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

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

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屯利建侯此占屯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概如此到占得

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

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復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卽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卽

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爲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

問初九利建侯註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卽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爲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癸蓋乘初九之剛下爲陽逼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說匪逼於寇難

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已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四當作二)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二當作四)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

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作字育之字

問卽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卽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卽鹿无虞陷

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以上語類九條

蒙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卽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爲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六五之暗則爲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 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 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 蓋我而求人以

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今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個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

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迺云育

德是艮止也。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用力也。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卻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

別事用不得。（以上語類九條）

需

需主事乎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爲需。曰遇

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狠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

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

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

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以上語類十二條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險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

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

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象曰終凶訟

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句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

得謂之剛來耶曰此等須要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强矣 以上語類三條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答王伯禮 文集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

問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又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又便是象

訟元吉九五便是 以上語類四條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

而歸之義。小年便道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某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正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王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

問易爻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其間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以上語類四條

比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

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易第六爻在上爲首自下又爲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以上語類八條

小畜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象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爲旣雨旣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以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莊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

以上語類七條

履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腳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幷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以上語類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九

易四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皐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捂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 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以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爲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屬

上文看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底如何做得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爾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

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厭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以上語類十條

否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爲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

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某覺得牽强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

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爲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爲

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著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

這話來。以上語類六條

同人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

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于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爲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

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强。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爲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淵錄云。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

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以上語類四條

大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

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者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古人於亨字作享字。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雖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

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享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以上語類六條

謙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爲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凶字。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迹。旣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耶。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

而言耳。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問謙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

不爲過。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

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以上語類十一條

豫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爲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

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爲樂者也。

由豫。猶言由頤。以上語類五條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小子丈夫。程說是。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以上語類七條

蠱

皿蟲爲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

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爲卦體下

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爲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某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

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

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

其志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蓄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謂某人云莫拆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麽。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以上語類十條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問至于八月有凶，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感，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以上語類四條

觀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

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

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以上語類五條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 洽錄云分猶均也 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見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此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以上語類五條

賁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

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白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

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教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衞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以上論類六條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

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

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己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爲芘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以上語類四條

復

問剝一陽盡而爲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

問十月何以爲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問坤爲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僩錄云。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至於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

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於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日八月三日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於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聖人説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

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爲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爲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

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爲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

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爲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

用以該其體爾。

國秀問舊見蔡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爲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以上語類十四條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亙古亙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是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

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答張敬夫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

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乎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答吳晦叔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

謂天地閒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眞妄之分人當克役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答王子合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旣往而來反也

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旣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復齋記○以上文集四條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

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

同。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問無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

問上六迷復。至下十年不克征。如何。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說。所以無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說了。以上語類五條

● 无妄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爲无望。卽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卽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旣無邪。何以不合正理。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以上語類三條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旣存說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旣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答廖子晦。文集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爲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有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後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

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竊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答余彝孫 文集

大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無

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觀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

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以上語類

頤　四條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

養浩然之氣模樣。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

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爲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

即是比於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養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養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 以上論頤五條

大過

問大過既棟橈不是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大抵彖傳解得卦辭直是分明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

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

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爲大過又曰木雖爲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

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

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値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以上語類八條

坎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 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 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

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以上語類四條

離

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有嘉折首是句。以上語類九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易五

咸

否泰咸恆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以量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

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

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爲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是應。樹拽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不是溟涬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

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爲恩。獲者。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無

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會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卽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時勢有難處

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爲也。若必欲人人而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爲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而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爲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論尙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

語言進退之間。尙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爲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眞賢。其所惡者。未必眞不肖耳。若眞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撓

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

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爲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遺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此下逸兩句。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與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

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略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爲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僩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爲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

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撓。若一撓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溫

公後來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劒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上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

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

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便群起非之矣溫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

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與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公們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

日以一人爲賢。一人爲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擧其不肖。定是擧其賢而捨其不肖。若擧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爲不肖。不肖者却以爲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爲賢。以彼爲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擧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以上七語類十一條

恆

恆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恒。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履之問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恆矣。曰。物理之始終變易。所以爲恆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恆。

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飮湯。夏日則飮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恆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問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

不是既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恆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恆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恆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恆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恆其德。則无羞吝。

以上語類五條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邈。絶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

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溫嶠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溫嶠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窻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卽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爲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

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以上語類七條

大壯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旣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季通說這箇是夾住底兌卦。兩畫當一畫。以上語類五條

晉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爲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爲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

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爲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

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爲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說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

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以上語類四條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于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

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尙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尙能飛。但垂翼耳。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爲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旣非正應。又不相比。又况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

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尙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闇也。以上語類四條

家人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以上語類三條

睽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

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

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爲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爲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兲。而作而。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睽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強。以上語類九條

蹇

潛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脩德。豈可以困爲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

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爲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問蹇九五何故爲大蹇曰五是爲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以上語類四條

解

先生舉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爆杖。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爲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

却似說得易了。以上語類五條

損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塡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

換得一陰來。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多。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以上語類七條

益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

守令。恐難以此說某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顚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以上語類五條

夬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

謹恐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戶羔反。惟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只當作平聲。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爲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

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卽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

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欲易之。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

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爲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爲應也是惡模樣。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以上語類七條

姤

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包無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以上語類五條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卻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以上語類三條

升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享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以上語類三條

困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

問臀困于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

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以上語類五條

井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汲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以上語類五條

革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

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爲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

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以上語類五條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

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着些權變機械。方

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

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已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

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容貌辭氣之閒。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第。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

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以上語類四條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爲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得中方說。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以上語類五條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于无咎也。周先

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道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此理。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爲止也。

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旣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

如曰老氏之說非爲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滾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爲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

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爲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爲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人因有覩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爲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彖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以上語類十一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

之。（答楊子順○文集）

咸艮皆以人身爲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卽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以上語類二條）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終。

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曰。得之。（答余韓孫○文集）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語類）

漸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卻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以上語類二條）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語類）

豐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豪驕矜自滿之心。卽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爲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爲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爲。而大禍起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宜政間。有以奢侈爲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闊。以上語類四條

旅

賫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賫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以上語類二條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

問重巽申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

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爲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

曰巽。自是可吝。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以上語類六條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以上語類二條

渙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考之精神而爲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耶。爲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耶。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

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
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以上語類五條

節

説以行險。伊川之説。是也。説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爲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先生沈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爲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爲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説也。説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以上語類五條

中孚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説得極好。因舉字説。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説鳴鶴翰音之類。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

這二句說得好。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卽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柰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著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著水方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以上語類六條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閒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過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以上語類八條

既濟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

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

又曰夏啟以光想是夏啟曾占得此卦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様不好底意思出來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未濟

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

乎坎險所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

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

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以上節類七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卻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卻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卻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

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閒有卑有
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
乎位。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
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
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
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

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
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
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
而乾。則爲進。自乾而坤。則爲退。進退在已變未定
之閒。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滾
同說。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爲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閒。曰。不必如此
分。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

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
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
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
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
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
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
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
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
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
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
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
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
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
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

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牝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閒。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豪釐之閒。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

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伯豐問易簡。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恆易以知險。坤恆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爲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

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爲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

賢。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爲變化。又自變化而爲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

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

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說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閒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以上論類八條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於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會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章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閒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爲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者神也散而爲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又

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

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己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為陰或為陽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

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以上語類十五條）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

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純言道理。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
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
善與性是道。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
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淸有汚。
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
理。本無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喩無

十分親切底。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
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
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
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
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
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
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

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
諸仁裏面。正如晝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
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
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
仁是千頭萬緖。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
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
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時。共此一樹。
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

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
旣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
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
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
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
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
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
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旣各成

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

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

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像。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以上語類十九條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 止 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

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處。容得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

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六章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

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

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

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成性便存存。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是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畢具。無有欠闕。

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爲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

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道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爲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賾字。今從賾。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匠。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

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

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

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

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牛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

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道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

擬議之否曰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爲凶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二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閒。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幷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

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爲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爲奇而以揲之餘爲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爲策數以爲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爲卦又曰龜爲卜策爲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爲扐（恐是掛爲掛之誤）第二第三揲不掛爲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

年再閏（屬條云則是六年再閏也）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于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數也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二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爲貞後十卦爲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啟蒙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内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

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曰是如此（以上語類十一條）

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討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横起討度也蓍固非蓍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算金錢當之則其失蓍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爲老

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旣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答曾無疑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竊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

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通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卽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

答董叔重

成數語來諭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蓍握而示論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

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雜乎陰陽五行者某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豪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强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答趙子欽

問策數。曰。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筴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答程泰之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某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筴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某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

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某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閒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閒。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閒也。一掛之閒。凡再扐則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又云。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某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

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爻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某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

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與郭沖晦 ○ 以上文集五條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是吉道是凶道可爲道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道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神德行便神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

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嚮則易受人之命如嚮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僩錄云、言是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蓍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爲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

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

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

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

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陰、元本云、七下生六爲陰、八上生九又爲陽。便是上下爲綜。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

亦通。
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淨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爲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　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

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
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以上語類十二條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

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爻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與易精變神說

文集

右第十章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

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為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蓍龜若不是蓍龜如何通之定之

斷之到蓍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卽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卽聖人之德。又卽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蓍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貫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

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爲卜筮以爲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陰若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爲。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爲而生。秋何爲而殺。夏何爲而暑。冬何爲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

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蓍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

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非再三誦之

以上語類九條

夫易何爲者也 止 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旨其用如此是故蓍之德 止 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眹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是以明於天之道 止 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

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答張敬夫問目 文集

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脩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
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以上論類四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某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

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

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

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與郭冲晦

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曰。某恐此道字。卽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答程泰之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吳晦叔。以上文集三條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旣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卽蓍也。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卽龜。用二卽蓍。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卽是五行。雨卽水。霽卽火。蒙卽土。

驛即木克即金曰貞曰悔即是內外卦也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
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
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
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起憑地庚庚然不
是金兆也以上語類二條

河圖洛書某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
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
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

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
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
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略之也與郭冲晦〇此朱子未定之說

問河圖洛書曰論雖以四十五者爲河圖五十五者
爲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
五數爲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
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答程泰之

四象之數前日朔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
盡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
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蓍而後有也揲
蓍歸奇之數乃是湊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湊著
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
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況能及此乎嘗
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
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
此論似不可易答蔡季通〇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一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
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
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便斷
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
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
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
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

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闔天地甚麽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爲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會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僞。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爲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卽是易之體骨耳。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

蓍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以上語類 十一條

乾坤其易之緼邪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爲道。以下便爲器。這箇分別得

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

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

如白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以上語類十條

● 右第十二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揔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

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爲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道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尙欲擔當此以爲當從釋文。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一章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

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卽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仰。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

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

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語類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語類

右第四章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途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

那箇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

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豪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巳德。致用之用。卽是利用之用。所以横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道裏面來。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道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横渠云。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錄作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

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曰。爻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强。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般人。其不畏者。又言過

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
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
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
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
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
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已至而顯
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
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

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
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
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
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
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以爲萬民之望也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
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爲因上文

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
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
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
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
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
不曾知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
如至淸之水纖芥必見

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搆精言形化也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
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
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
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
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右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
生四象只管生出耶爲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

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

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 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

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

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爲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爲說錯了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 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六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八章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撓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

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淸高而在物外。不與事

者。此所以爲貴也。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語類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

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語類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

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僥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爲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爲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攪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道箇爲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爲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爲陰。大率陽是輕淸底物。事之輕淸底屬

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
將去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道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

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

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

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
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十二章
說卦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

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旣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

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卽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

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

命之源。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都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卽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疑是亦字）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工

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何如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曰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答許順之文集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

便是地之剛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於東。坎為月。故居於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意。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著。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以生

語類十條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諭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

意推之。當自見得也。答葉永卿 ○文集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巽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爲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

所以撓者是也。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爲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以上語類七條

序卦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

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恆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卽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

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以上語類五條

雜卦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爲觀。是平聲。自上而爲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

了。以上語類三條

宮内省圖書寮藏書印